

你曾经被什么样的人伤害过？

我娘生我的时候，我爹就捧着个洗衣盆在外屋蹲着。

如果是女婴，他打算剪了脐带就直接放盆里，盆上盖块白布，去山后那条水沟里淹死。

如果是个男婴，他就烧一盆热水，洗去男婴身上的血污，让他干干净净地长大。

我娘死活不同意我爹淹死我，因为他们已经淹死过一个女婴，也就是我姐姐。「不能造太多孽，万一老天爷惩罚，往后真生不出儿子可咋办。」

说来说去，反正不是为了我。

听村里人说这事儿的时候，正坐在河边，用那个本打算成为我棺材的木盆洗衣服——洗弟弟的尿布。

「还是小花娘积阴德，留小花一条命换来她弟弟。」

河边洗衣服的人都是些女性，她们边七嘴八舌地说，边用棒槌砸衣服。我那年刚满五岁，不懂什么是「死」什么是「造孽」，只会听，听完了就跟着傻笑。

后来我洗好衣服回家，把村里人的话复述给我娘听，我娘听了以后倒是挺平静：「你爹之前是想过把你扔了，但最后不是没做成吗。你不能怨他，他可是你老子。」

我半懵半懂，不知作何反应，只得抹着嘴傻笑。

许是我笑的声音太蠢太傻，吵醒了弟弟。里屋弟弟的哭声像吹号一样，极其嘹亮地灌进了耳朵里。

母亲急忙折身走回里屋，而父亲则从里屋撩开帘子旋出来，一巴掌把还在笑的我扇到墙边。我被扇懵了，甚至忘了收起笑容。

「赔钱货，」父亲走到我身边，揪住头发把我提溜起来，咬牙切齿的声音从齿缝挤出来。「你怎么不去卖笑啊！？」

他的脸离我如此之近，

自从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了不能老是笑，爹不喜欢看我笑，不喜欢听我笑，他只喜欢看弟弟的，听弟弟的。

我娘没生弟弟那三年，挨得揍比我多多了。但生了弟弟以后，这个老是挨揍的人，就变成了我。

那时候，每天晚上我都会被父亲锁在屋外。我坐在门前石阶上，抬头能看到满天星星，低头能听到里面母亲的惨叫与哭泣，父亲的怒骂和喘息。

不知道过多久，母亲把屋门「吱呀」一声打开，把躺在泥土地上快要睡着的我叫醒。在被灰尘洗脏了的光线里，我总能看见

母亲青紫的眼角或是淤青的嘴角。

就在不断叠加着惨叫声和喘息声的时光后，在我三岁那年，母亲终于怀了孕，然后生了弟弟。

其实我挺感激弟弟的降生，他的到来不仅擦除了母亲青紫的眼角和淤青的嘴角，还赐给了我一个名字——小艾。

艾草的艾，在父母嘴里翻来覆去的「哎」。一个便宜又好养活的代称。

在此之前，我没有名字。

而为了给弟弟取一个好名字，一个大有前途的名字，爹娘在一天之内跑遍了本村和邻村的算命先生和神婆家，占尽了八卜周易，最终确定了一个连最有文化的村支书都难念的字。

彧。

刘彧。

后来他们也不是没再尝试过再生，他们觉得一个男孩子还是太少，想多生几个。但可能是怀孕的时候挨了太多打，母亲怀一个流一个，到最后，就再也怀不上了。

刘彧永远成为了我家最宝贵的存在。

2、

我九岁的时候，领着六岁的弟弟一起到了乡里的希望小学。

那年我九岁，弟弟六岁。我穿着旧衣，弟弟穿着新衣。我牵着比我胖出两圈的弟弟一起来到小学，上同样的一年级。

这是爹娘的意思，为了让我看顾弟弟，理所当然要晚三年跟他一起上学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

不对，按我爹的说法，这不仅天经地义，还是他的施舍。

「你迟早嫁人给别人生娃，念这些书屁用没有。但我去镇上赶集的时候看镇上女娃也都上学，你也就去吧。这十里八乡可没有第二个老子能这么疼女娃了。」

我听的时候也只是低着头盯脚尖，不敢看父亲的脸，不敢吭声，生怕自己的眼神和应答招惹到父亲的谩骂殴打，更怕自己错过上学的机会。

说真的，我家没有穷得揭不开锅。

这个小山沟沟里，在其他人都过着种庄稼、交公粮、靠山吃山的老实日子时，我爹就已经在我家屋后头用茅草和砖头垒起了一个猪圈，动起了养猪的念头。

我出生那年，我家后头的猪圈已经大到需要扩建三个格。为此，我爹还跟邻居起了冲突，被邻居老旦爷的三个儿子拿锄头砸破了额角，至今还留有一道张牙舞爪的疤。

「要不是老子豁出这条命去跟他们干，可能早被那帮断根儿的畜牲给打死了。」我爹说起这事来总是满肚子怨气，怨自己当

时没有儿子给他撑腰。「他们老旦家的福气就折他仨儿子这了，连生四个闺女，一个带把儿的没有，活该绝户！」

我爹骂完这句话后，很警惕地收声安静了几秒，竖着耳朵听门口有没有人经过。因为这样的诅咒让邻居听去是会闹出人命的。

在农村，骂人绝户，比让外人上了他媳妇还要严重得多。

就算如此，我这个强硬的爹也丝毫没让半寸，硬生生把猪圈扩出去了。他靠着养猪赚了些钱，然后把养猪的钱全部花在弟弟身上，把他养成了另一头肥猪。

而我从小就在这头肥猪的身边，洗他的尿布和一切衣裳，供他取乐，做他磨牙的靶子。

刘彧三四岁的时候，力气极大，也不知道从哪学会了咬人。我娘叫我看他，他稍有不如意便对我拳打脚踢，咬得我满胳膊都是牙印。我之前举着胳膊给我娘看，我娘只是说：「他一个小孩子能打得你多疼？又没给你咬破，你让着他就是了。」

几次之后，我再也没跟我娘告过状，因为我知道她不会公平处理，甚至在我告状之前就用眼神恐吓我让我闭嘴。我弟知道母亲的态度，此后更加肆无忌惮。

他曾用木头板凳砸过我的头，穿着父亲去城里给他买的旱冰鞋往我小腿上踢，正中腿骨。虽然那一整天我都没法站直，却还要帮父母挑饲料喂猪食。而弟弟则在一瘸一拐、强忍眼泪的我

身边像蜻蜓一样飞舞、滑行，炫耀着他的旱冰鞋。我却只能抿着嘴，沉默不语，眼泪风干在眼里。

所以当我领着他进入一年级的教室时，所有人——大部分都是男生——的目光，包括教师的目光，从肥头大耳的弟弟身上掠过后，就都长久地停驻在穿着弟弟旧衣裳的我身上。

我虽然发育得瘦弱矮小，但弟弟的旧衣裳还是遮不住全部身体。我那时候小，却还是能读懂教师和同学眼里的好奇与嫌弃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我未明的东西。

直到很多很多年后，我才明白，那些我当时未能理解的情绪，叫作恶毒。

兴许是那些恶毒复杂的目光让我紧张和恐惧，第一天上学期间，我就被小腹的剧痛纠缠到直不起身子来。弟弟坐在我旁边，不怀好意地看着我像个虾米一样蜷缩着。

直到放学，我咬着牙站起身，领弟弟回家。在我站起的一瞬间，整个教室炸了锅。

「血！她流血啦！」有人兴奋地大喊。

「好恶心啊，从她裆里流下来的！」又有人说。「她好恶心啊！」

所有人的目光再次齐刷刷射向我，我终于控制不住，在疼痛、惊慌和屈辱中流下眼泪。弟弟一把甩开我的手，习惯性地踢了我一脚就往外跑。

我能感到血从腿上流下去，打湿了我的袜子和布鞋。

一个男老师闻声赶来，来到我身边，看着我裤子上的血和地上的血，嫌恶地皱了皱眉：「别走啊，打扫干净再回家。」

3、

那天晚上回家，我在屋外跪了很久，一直跪到暴怒的父亲睡下，母亲才打开门把我放进去。

夏季的雷雨来得迅疾，大雨搅浑了我膝盖下从裤子里洇出来的血水。暴烈的雨珠如同父亲的木棍打在我身上，抽得我生疼。

弟弟踢了我一脚后跑出学校，然后迷了路。

我在几乎使人昏迷的痛感中拖干净地面，随便找了两张学校发的草稿纸垫在内裤里，就匆匆往家里赶。

还没到家，就在路上迎面碰上急匆匆赶来找人的爹娘。他们看见狼狈的我和我身上的血迹，几乎吓得昏厥过去。

「你弟弟呢！你弟弟呢！」

「是不是出事了你说话啊？！」

我从没见过爹娘这幅样子。

然后我们又走回学校沿途寻找，父亲一路上推搡我，辱骂我，完全不顾路上的人是用怎样的眼神看我身上的血。

我们从学校自己种在后头的麦田里找到了正仰面大睡的弟弟。爹娘几乎是哭着把弟弟搂在怀里，一路「捧」回了家。

回到家后，我便挨了打，然后一直跪到家家户户狗静灯熄。

在兜头罩下的迅疾雷雨中，我第一次觉得，我的人生是错误的。但错在哪，我说不上来，只感到仇恨，无比强烈，但又无能为力的憎恨。

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尽心尽责地当着弟弟的保姆和父母的用人，从来没怀疑过做这些事的正当性。好像我就是背负着这些义务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。

当时没读过什么书，不懂什么叫生存的意义，更不懂什么人生哲理。只是一味地讨好父母，讨好弟弟，希望他们能对我好点。

但这些都没有用，之前没用，往后更不行。因为在他们眼里，我的存在本身就是错的。

从此以后，在学校读书，就成为了属于我的唯一天地。

虽然弟弟也在，但学校对于他来说是牢笼和束缚。爹娘也不逼着他成绩多好，只是别人的孩子去上学，刘彧也得去罢了。以后爹娘会供他一辈子的。

六年级的时候，县教育局派了几个老师下乡指导。其中有个教语文的李姓女老师，她的出现简直震惊了我。

那样的裙子，那样白净的皮肤，那样温和优雅的举止，无论如何都跟我所熟知的「女性」对不上号。也第一次让蒙昧的我产生了一种酸溜溜的感情——嫉妒。

她告诉我们，这座山外头不止有个小镇，小镇外头也不止有个县城。还有更大的外部世界。

那个外部世界拥有好些高楼大厦、会反光的玻璃、只需轻轻拍手就会亮的灯，有风扇的明亮教室和抬手只为夸赞而非打骂的成人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好些穿着漂亮衣服，跟男性坐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的女性。

这一切的一切通过她的讲述，在我心里植下了一盏灯，和一个模糊的方向。

跑。

出去。

和逃离。

4、

小学毕业后，我那个弟弟死活不想去念初中，我爹也就有了理由不允许我继续念下去。

因为再念，就要到镇上去上初中。早起晚归，家里的活没人分担。

我哭过、闹过、也下跪过，跪了无数次，哭喊到嗓子哑眼睛肿，最终也没换来爹娘一声同意。

「你弟都不去上了，你凭什么上啊！」我爹有次冲我大吼，
「在家再干几年活，爹给你找个人嫁了，到时候你想念啥念啥想干啥干啥，我不稀罕管你！」

他又说：「只要老子还养着你一天，你就得听老子的！」

我一动不动跪在地上，眼泪已经流干，脸也哭得僵硬了。弟弟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瞅着我，爹走了以后又过来绕着我走了几圈：「你好惨啊。」

很久很久以后，当我爹娘带着我那个毫无出息的弟弟一次次来城市里找我，而我一次又一次拒绝帮他们后，我才终于有了一丁点儿报复的快感。

我不是圣母，许多年过去也不能放下心里的仇恨和芥蒂，

原来成为强势的一方是如此痛快、舒服。

我跑过两次，一次是往镇上的大舅家跑，第二天就被送回家去，差点被打死。爹娘从来没下过那样的狠手，一直把我从河边打回家，又从家里打到河边。

在河边洗衣服接水的婶娘阿婆还是我五岁那年的那批人。她们见我挨打，闭了嘴，沉默着不再讲话。后来看我爹打我打得狠了，那场面兴许很悲惨，她们就又憋不住笑，嗤嗤地从牙缝里

挤出来。看女性被殴打的场面，大概令她们想到自己。这是恐惧的笑，嘲弄的笑，是向女性的无能为力而妥协的笑。

第二次，我跟同村的姑娘约好了一起坐车往城市里跑。两个从未出过山村的女性凑在一起，无比认真地计划着路线，没坐过火车，却天真地认为它能把我们一口气带去大都市。

然后在过了几天的半夜时分，我摸黑到约好的地方等她，一直等到云翳扩散天色黎明，等来我爹和弟弟。他们抓着我的头发在地上拖行，一路把绝望的我拖回家。在父亲的打骂和弟弟幸灾乐祸里，我才知道那个我没等来的姑娘已经被她爹卖给了邻村的脑瘫做媳妇。

「你跑，接着跑啊，老子明天就把你卖了！至少还能得到点钱和回报！」

我哭着一遍遍磕头，恳求我爹，额头磕出血来的同时，我心里的表情却越来越冷。

第三次……不，没有第三次了，这样看不到机会的漫长折磨，已经彻底弱化了我的精神。我不想跑了，我只想屈服。

我花了很长时间，任劳任怨帮爹娘干活，妄图用我的乖顺换得喘息的机会。

而我那个好吃懒做的弟弟，偶尔会喂喂猪，但不知道用了什么不干净的饲料。很快，我家猪就得了猪瘟，一死就是一大片。

爹娘彻底慌了手脚，他们儿子的未来一下子死光了。而我顺其自然成为了家里的经济支柱，被爹娘指挥着去县里大舅介绍的地方打工。

我知道我爹背地里接触过媒人，但大概是彩礼没达到我爹的要求，所以我暂时没有被「卖」给谁，算是万幸。

跟我一起去的还有村里的另一个姑娘，比我小 3 岁，一副怯怯的样子，连小学都没上过，就已经要负担起家里的生活和未来。

破旧的汽车车厢在山路上颠簸，带着我一寸一寸远离大山、恶臭的猪圈、地狱般的「家」和「家人」。

我倚靠在脏兮兮的汽车玻璃上，看着窗外变化的景色，说不清心里的滋味，只感到疲倦，无穷无尽的疲倦。

彼时我已经 17 岁了，仍然是小学文化。完全没有考虑到了县城后该怎么办，只是麻木地计算着工资要留多少才够温饱，同时懵懂地想着攒钱的计划。

5、

现在想想，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得上幸运。

到了县城后，没有被人贩子拐走，没有被做色情交易的人骗走，也没有被骗进传销窝。从汽车上下来，我和同村的女生怀里紧抱着破损的布包，睁大眼睛看着这个我们未曾踏足过的陌生世界。

没有高楼大厦，没有反光的玻璃，没有穿着打扮入时的女性，有的仍然是淳朴的一切，但也足以带给我新奇和震撼。

不算高、但有闪闪发亮霓虹招牌的百货商场；在自行车流中，也有汽车穿行而过；车站露天广场被各种小饭店和旅馆包围，人虽不多，却第一次给我带来了真实的生活感。

之前的 17 年，完全不是在活着，而是在慢慢死去。

在小县城，大舅给我们介绍的第一个工作是发廊洗头女，顺便跟着老板娘学做假发。不是灰色产业链里的一环，而是正儿八经的洗头、扫地、收集客人的碎发。每月收入 900 块钱，包吃住。

吃，就是等客人最少的时候，赶紧去发廊后头花五分钟掖两口馒头青菜；住，就是住在发廊的储藏间里，那里有几张折叠床，白天折叠起来靠墙放以免妨碍人走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再展开。

每个月发了工资，我会给家里寄去 700 元，给自己留 200 元买日用品，经常拮据到连一包卫生巾都买不起。

至于出去吃饭这件事我连想都不敢想，哪怕是路过麻辣烫摊或是烤冷面的小车，也不敢停留一下。有时候那香味儿会追着我飞很远，我会猛吸几口，绝不敢回头。

但无论何时，我都心有不甘。

在见识过县城后，就更憧憬语文老师口中的「城市」，以及

我还是想读书。

随着跟老板娘学手艺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我的收入也跟着慢慢上涨。而爹娘如同精准的发报机，每每涨工资时，他们都会十分精确地提高金额数字。我不知道他们如何掌握我的动向，但他们要，我就会给，这是数十年来的本能与骨子里的顺从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在悄悄存钱，把所有能省、能挤、能拧的零钱都攒下来。慢慢地，我的存款也从 100 变成 1000，然后是 5000。做了四年多的发廊学徒，我的工资到了 3000，存款也终于突破了 5000。

我带着这门做假发的手艺和这 5000 块钱，踏上了去省城的火车。

我想看看城市的样子。

6、

这一看，我就不想再走了。

我在城里找了个连锁理发店，靠着自己在县城那几年打工的手艺，留了下来。工资比我最后离开发廊时还多了 500，3500。对于当时的我，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笔数字。

爹娘的电话也随着我追撵到了城市里，当时他们就极力反对我来城市看看，只不过我决心下得快，没给他们拦住我的机会。

在我再三保证会继续给他们寄更多生活费后，爹娘还是妥协了。

「小丫头片子，老子告诉你，你别想跑！老子在城里也认识人，你敢跑我就敢把你抓回来打断腿！」我爹在电话那头是这样恐吓我的。

我听了也只是苦笑，跑？我早就不敢跑了。唯一的反骨早就在爹的棍棒和娘的冷漠里折了。

我一边寄钱，一边给自己报了夜大，想着继续念书。但后来发现我的小学文凭实在是跟不上课程，就连好多字都认不全，慢慢地也就放弃了继续读书的念头。钱还是一点点攒下来，但却不知该用在什么地方。

有时候在路上，每当一个打扮入时、妆容精致的女性跟我擦肩而过，我都会微微怔住，幻想她的生活和童年。幻想她毫无保留的撒娇和幸福时刻。但这种幻想太模糊，对我来说，太过虚幻。

在理发店，我跟一个年轻的发型师产生了交集。

他也是出身农村，贫穷的生活把他打磨成了跟我弟弟截然相反的人。我俩经常搭伙照应客人，一来二去就熟了。虽然他也是从头干起，但收入比我高得多，如果能立住脚，收入过万绝对不是问题。

他对我很好，虽然都不善言辞，但他的好存在于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我想这可能就是恋爱吧，但从小不知爱为何物的我也只能

揣测爱的形态并尽力迎合。

我也能慢慢拥有别人送的一支便宜口红，一瓶指甲油，或者地摊上看中的亮晶晶的水钻饰物。某次他过生日，我用自己本月留下的全部钱请他吃了顿火锅。吃完后，父母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

这次没有直接要钱，而是破天荒第一次跟我拐弯抹角说了些话，生硬地嘘寒问暖了一番。就在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的时候，我娘话锋一转，向我说起了嫁人的事。

我的心沉到了胃里。

「.....对方在县里开饲料厂，也算是白手起家闯了一片天地，有钱的很.....」

「他还说要帮你弟介绍在县里的工作和媳妇呢。」我爹在那边插嘴。「闺女，你知道他打算给多少彩礼吗.....」

我早已拿着电话走到离男朋友稍远些的地方了。

「二十万！整整二十万呢！」我娘说，声音都喜气洋洋地颤抖了。

我迟疑了片刻，轻声却坚定地说：「爹，娘，我不嫁。我已经有想嫁的人了。」

话音未落，我爹的声音就从听筒那边咆哮而来：「赔钱货！你敢！」

我把电话拿远，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，不想听父亲那番脏话。男朋友走到我身边，看着我，握住了我的手。

其实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想嫁给他，我唯一知道的是，我不想再听爹娘的话了。

7、

两个月后，我们结婚了。

在他家乡那场简陋的婚礼上，我爹娘没来，只有弟弟来了。

就在两个月前吃完火锅的那个晚上，在丈夫的坚定支持下，我强硬拒绝了父亲让我回乡嫁人的命令，无论他们在那边骂得多么难听。

爹娘在电话里的态度很生硬，威逼利诱来了个遍，从哭穷到哭他们的生养之恩，最后还说出了如果我不回去结婚就会找人把我绑走的话。

「可是爹，娘，我已经怀孕了。」我平静地说，「已经去做了B超，大夫没直说，但话里意思是个男孩。我不会嫁给我不认识的人，就算是你们选的，也不行。」

怀孕是真，但至于男女，我不知道。

爹娘听完以后，沉默了好久，把电话挂断了。

再后来，他们说，他们同意我结婚，但是彩礼一分不能少。

弟弟这次来，是替爹娘拿彩礼的。

我把现金交到弟弟手上，五万块钱。本来丈夫和婆家这边想多凑一些以示重视，但被我严词拒绝了。我不怕别人笑话彩礼少，我只是不想遂了爹娘的愿。

长到 25 岁，这是我第一次顺着自己的心意做。因为我背后有了能依靠的丈夫。

「只有这些，你回去吧。」我对弟弟说。

「五万？！才五万？！」我那流里流气的弟弟染着黄头发，身上还有劣质文身，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。「打发叫花子呢？」

「你要是非认为自己是乞丐，是叫花子，也可以。」

「你他妈——」我弟抬手想推我，被他身后的我老公一把抓住了胳膊。「你敢打你姐一下，我就敢剁你一只手。」

我弟脸上的肌肉动了动，显然不想吃这个亏，放下了胳膊。

我站在门口，看着我弟拿着五万块钱离开丈夫家时地痞流氓般的走姿和形态，就知道我的这笔彩礼钱绝不会到我爹手上。

果不其然，三个月后，在我肚子越来越大，正行动不便的时期，弟弟因为赌博被抓进了公安局。我再次见到爹娘时，他们正互相搀扶着出现我跟丈夫的租家门前。

「你们怎么来了！」我虽然惊讶，但看到他们憔悴又焦急的面容，忽然就明白了几分。

我娘坐在旧沙发上只是一个劲儿流泪，我爹一支接一支抽烟，满头白发很是扎眼。我挺着肚子给他们端水洗水果，也得不到他们只言片语的慰劳。趁这个空档，我给丈夫发了条短信。

「你弟，是你弟，被抓起来了。」我把水果端过去时，我爹开口，第一句话便是这个。

那天他拿着我的彩礼钱，出了我婆家门就进了地下赌场，然后把五万块全输光了。全输光不要紧，他还赌红了眼，脑子一热把庄家给捅了，连捅三刀，人虽然没死，但也是故意伤害罪。

「闺女，我的闺女哎，快救救你弟弟吧！」我娘声嘶力竭地喊，我真担心隔壁邻居会来砸门。「他要是被判刑了，你娘我可真活不下去了！」

我没说话。

我爹把烟头掐熄在烟灰缸里：「小艾啊，你凑点钱，把你弟赎出来，就这么定了。」

「钱？多少钱？」为了肚里孩子，我尽量平静。「我现在没有钱，之前也没留下存款，都寄给你们了。按理说这么些年，你们手里应该有不少积蓄。」

「你没钱可以找你丈夫要，找你婆家要啊！这次可是你亲弟弟出事了，不是别人！」我爹有点急，被我娘扯了一下，又收敛了语气。「小艾，事出突然，你想想办法凑个二十万吧。」

「又不是我让他去赌博的！」我不自觉提高了声音。「你们怎么不管好他呢！」

「可是监狱的日子不是人过的啊，小艾，你是他亲姐姐，你得救他啊！」我娘又想声泪俱下。「娘求求你了！」

这一下子，我反而冷静了下来，甚至还想笑：「我真的没钱，婆家也不跟我一个姓，他们也没有二十万。而且，求？动动嘴就算求了吗？」

「刘艾！你别给脸不要脸！」我爹「啪」一声站起来，我的心开始哆嗦。这么些年的阴影和本能反应让我条件反射般往后缩。

「你还想怎么样？再打我？打死我？好啊，打死我就让牢里头的刘彧供养你们就好了啊！」

我爹发怒的动作僵在一半，他脸上的肌肉和皱纹抽搐着，整张脸越来越黑，越来越阴沉。

然后，他提了提裤脚，做了个下蹲的动作，但是下一瞬间，他的膝盖就触到了地面——

猝不及防中，他向我跪了下来。

「刘艾，爹，求你了。」

我娘愣住了。

而我看着他的动作，向沙发上的我下跪的动作，只感到有点滑稽。滑稽又好笑。

我曾在他们面前跪过成百上千次，没有哪次像他这么狼狈。哪怕来例假的时候，血从裤管里一路蜿蜒到地上，我就跪在自己的血水里，一声不吭一动不敢动，只为争取一个上学的机会。

「这样够了吗？」我爹咬着后槽牙说。「你老子已经给你跪下了，你弟弟的钱到底出不出？」

在沉默的当，我听到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声音，我知道我丈夫回来了。

父亲着急忙慌地站起来，坐到沙发上，最后看向我。

「你们回去吧，我不会出的。」我扶着肚子，慢慢站起来，也慢慢地说，「以后，除了你们固定的赡养费，我一分多余的钱都不会再出了。至于你们爱从赡养费里拿多少给刘彧，也跟我无关。」

我爹暴怒，抄起桌上的烟灰缸就向我砸来。

被已经开门了的丈夫一把抓住，然后砸到了我爹的头上。

我爹痛苦的喊声像是我家猪得了猪瘟，死在恶臭的猪圈里时的惨叫。

我没有回头，眼泪却已经涌了出来。

我不是感到痛。

我只感到痛快。

最后，爹娘从我家被赶出来时，他们看向我的眼神满含震惊又满含恶意。但在那里面，我还看到了这 25 年从未见过的一丝情感——

恐惧。

我从窗户上注视他们互相搀扶着离去，边走还边环顾着四周陌生的景象。我感到有些疲倦，抬头眺望远方，想歇歇眼睛。

远方，夕阳坠到山的另一侧，发出血红的光。

天快黑了，希望他们能找到回山村的路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